張仲景傷寒論貫珠集

序

餘讀仲景先師傷寒論序曰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安能探其理致哉醫學之難有自來矣其曰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疾庶可以見病知原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觀此則知其採衆鈞提貫究天人合一之理是以立法制方神妙不測持脈辨證不可思議故後世尊之爲醫聖自晉王叔和

分為二篇割裂顛倒冠以序例後賢有竊其謬妄者紛紛辨駁率意改編各成一家言雖亦有裨後學要不能無買櫝還珠之弊況乎立言愈多其理愈晦致學者臨岐路之悲遂不免追憾於叔和矣飲鶴山人尤在涇先生所註傷寒貫珠集八卷達諸家之學悟仲景之意遂能提其綱挈其領不愧驪珠在手惜乎其書尚未鏤板世之傳寫者不無亥豕之誤茲細加校核用活字版印成以公同好云

嘉慶庚午暢月　一然朱陶性識

貫珠集總目錄

終

張仲景傷寒論貫珠集目錄卷一

張仲景傷寒論貫珠集卷之一

飲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二然朱陶性校

太陽篇上

辨列太陽條例大意

傷寒一證古稱大病而太陽一經其頭緒之繁多方法之龎雜又甚于他經是以辨之非易然非不可辨也蓋太陽之經其原出之病與正治之法不過二十餘條而已其他則皆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也假使治傷寒者審其脉之或緩或急辨其證之有汗無汗而從而汗之解之如桂枝麻

黃等法則邪却而病解矣其或合陽明或合少陽或兼三陽者則從而解之清之如葛根黃芩白虎等法亦邪分而病解矣此爲正治之法顧人氣體有虛實之殊藏府有陰陽之異或素有痰飲痞氣以及咽燥淋瘡汗衄之疾或適當房室金刃產後亡血之餘是雖同爲傷寒之候不得竟從麻桂之法矣于是乎有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龍及桂枝二麻黃一等湯也是爲權變之法而用桂枝麻黃等法又不能必其無過與不及之弊或汗出不徹而邪不外散則有傳變他經及發黃畜血之病或

汗出過多。而非傷陽氣則有振振擗地肉瞤筋惕等證。于是乎有可更發汗更藥發汗及眞武四逆等法也是爲斡旋之法且也醫學久蕪方法罕熟或當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復汗以及溫鍼艾灼水潠種種混施以致結胸痞滿挾熱下利或煩燥不得眠或内煩飢不欲食或驚狂不安或肉上粟起於是乎有大小陷胸諸瀉心湯文蛤散等方也此爲救逆之法至於天之邪氣共有六淫太陽受邪亦非一種是以傷寒之外又有風溫溫病風濕中濕濕溫中暍霍亂等證其形與傷寒相似其治與

傷寒不同于是乎有桂附朮附麻黃白朮瓜蒂人參白虎等方此爲傷寒類病法也夫振裘者必挈其領整網者必提其綱不知出此而徒事區別縱極清楚亦何適于用哉茲略引大端于前分列綱目于後而仲景之方與法罔不備舉然後太陽一經千頭萬緒總歸一貫比于百八輪珠箇箇在手矣六經倣此詳見各篇

太陽正治法第一　計三十三條

○太陽病脈證三條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强痛而惡寒

人身十二經絡本相聯貫而各有畔界是以邪氣之中必各有所見之證與可據之脈仲景首定太陽脈證曰脈浮頭項强痛惡寒蓋太陽居三陽之表而其脈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故其初病無論中風傷寒其脈證皆如是也從陽明篇云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少陽篇云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三陰篇云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

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少陰之爲病脈微細

但欲寐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

而不欲食食卽吐蚘暨本文共六條遞舉六經受

病之脈證故柯氏目爲六經之綱領而此則爲太

陽之綱領也然陽明條下無口乾惡[illegible]之文少陽

證中無往來寒熱之目[illegible]陰欲寐僅舉一端太陰

厥陰多言藏病學者當叅合他條毋徒執一可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此太陽中風之的脈的證也太陽篇中原有傷寒

中風風溫溫病中濕風濕濕溫痓暍等證仲景盖

以諸病皆有發熱皆能傳變與傷寒同其實所受之邪則不同故特列而辨之所以清傷寒之源也王叔和氏分出痓濕暍三種以爲與傷寒相似宜應別論其中風風溫等病仍隷太陽篇中要之中風風溫溫病雖並得稱傷寒而其病發之狀與治之之法實與傷寒不同叔和彙列于此者又以正中風風溫溫病之始也然詳仲景篇中每多風寒互舉之處似有不容分別而出之者豈非以風寒之氣恒相兼與陰陽之致可互參耶余故以中風傷寒並列于此而風溫溫病則隷于類病法下遵

先聖之旨也。至于汗出脈緩之理。成氏暨諸賢所謂風性解緩。而衛不外固者。甚矣。茲不復贅。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此太陽傷寒之的脈。的證也。與前中風條參之自別。蓋風爲陽邪。寒爲陰邪。陽氣疾。陰氣徐。故中風身熱。而傷寒不卽熱也。風性解緩。寒性勁切。故中風汗出脈緩。而傷寒無汗脈緊也。惡寒者。傷於寒。則惡寒。猶傷于風。則惡風。傷於食。則惡食也。體痛嘔逆者。寒傷于形則痛。胃氣得寒則逆也。然竊嘗

考諸條中濕風濕並兼體痛中風中暍俱有惡寒風邪上壅多作乾嘔濕家下早亦成噦逆故論太陽傷寒者當以脈緊無汗身不即熱爲主猶中風以脈緩多汗身熱爲主也其惡寒體痛嘔逆則以之合證焉可耳不言無汗者以脈緊該之也此二條乃太陽病之條目也

○桂枝湯脈證七條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中風者。陽受風氣。而未及乎陰也。故其脈陽浮而陰弱。陽浮者。不待閉鬱。而熱自發。陰弱者。不必攻發。而汗自出。所以然者。風爲陽邪。而上行衛爲陽氣而主外。以陽從陽。其氣必浮。故熱自發。陽得風而自強。陰無邪而反弱。以弱從強。其氣必餒。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者。肌膚疎緩。衛氣不諧。雖無寒而若不能禦。雖無風而常覺洒淅也。翕越也。動也。盛也。言其熱時動而盛。不以傷寒之一熱至極也。鼻鳴乾嘔。不特風氣上壅。亦邪氣暴加裏氣上爭之象。是宜桂枝湯助正。以逐邪。抑攘

外以安內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

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按風之爲氣能動陽氣而泄津液所以發熱汗自出與傷寒之發熱無汗不同此方用桂枝發散邪氣卽以芍藥攝養津氣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藥之酸足以安內生薑大棗甘辛相合補益營衞亦助正氣去邪氣之用也蓋以其汗出而邪不出故不用麻黃之發表而以桂枝助陽以爲表以其表病而裏無熱故不用石膏之清裏而

用芍藥斂陰以爲裏此桂枝湯之所以異於麻黃大青龍也服已須臾啜稀粥一升餘所以助胃氣即所以助藥力蓋藥力必藉胃氣以行也溫覆令微汗不使流漓如水者所謂汗出少者爲自和汗出多者爲太過也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者中病即止不使過之以傷其正也若不汗後服小促及服至二三劑者期在必克以汗出爲和而止也仲景示人以法中之法如此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受邪無論中風傷寒俱有頭痛俱有發熱但

傷於寒。則表實無汗。傷于風。則表疎自汗。是頭痛發熱者。傷寒所同。而汗出惡風者。中風所獨也。中風必以風劑治之。云桂枝湯主之者。見非他藥所得。而更者耳。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太陽外證。即頭痛發熱惡風寒之屬。外證未解宜從汗解。然必審其脈之强弱而施治。若脈浮弱。則是中風陽浮陰弱之候。治宜桂枝湯助正以逐邪。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傷寒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下。此大法也。是以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下之是病在表。而攻其裏也。故曰逆。本論云。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此之謂也。而欲解外。則桂枝成法不可易矣。仲景于當汗之證。隨示不可下之戒。如此。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衞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以營行脈中。衞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衞和則愈。宜桂枝湯。

此卽前條陰弱者。汗自出之意。而發明之謂營未病。而和則汗液自通。衞中風而不諧。則陰氣失護。

宜其汗常自出也。夫營與衛常相和諧者也。營行脈中。為衛之守。衛行脈外。為營之護。何有發熱惡寒之證哉。惟衛得風。而自強。營無邪而反弱。邪正不同。強弱異等。雖欲和諧。不可得矣。故曰營氣和者外不諧。不諧則豈特衛病而已哉。故欲營之安。必和其衛。欲衛之和。必逐其風。是宜桂枝湯助陽取汗。汗出則邪去。而衛和。衛和則營不受擾而愈。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人之一身經絡。綱維於外。藏府傳化于中。而其為

病從外之內者有之。從內之外者有之。藏無他病。裏無病也。時發熱自汗。則有時不發熱無汗可知。而不愈者。是其病不在裏。而在表。不在營而在衛矣。先其時發汗則愈者。於不熱無汗之時。而先用藥取汗。則邪去衛和而愈。不然。汗液方泄。而復發之。寧無如水淋漓之患耶。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此即前條。衛不諧營自和之意。而申其說。救邪風者。救衛氣之爲風邪所擾也。然仲景營弱衛強之

說。不過發明所以發熱汗出之故。後人不察。遂有風并於衛。衛實而營虛。寒中於營。營實而衛虛之說。不知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其甚者乃并傷于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是以寒之淺者。僅傷于衛風而甚者。并及于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泄。衛而虛者。寒猶不固。無汗必發其汗。麻黃湯所以去表實而發邪氣。有汗不可更發汗。桂枝湯所以助表氣而逐邪氣。學者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

寒中風之殊且無汗爲表實何云衛虛麻黃之去實寧獨遺衛能不謬于俗説者斯爲豪傑之士

桂枝湯禁三條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仲景既詳桂枝之用後申桂枝之禁曰桂枝本爲解肌而不可用以發汗解肌者解散肌表之邪與麻黃之發汗不同故惟中風發熱脈浮緩自汗出者爲宜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則是太陽麻黃湯證設誤與桂枝必致汗不出而煩燥甚則斑

黃狂亂無所不至矣。此桂枝湯之大禁也。故曰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仲景叮嚀之意至矣。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本草云。酒性熱。而善上。又忌諸甜物。飲酒之人。甘味積中。而熱氣時上。故雖有桂枝證。不得服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而桂枝湯味甘。能增滿而致嘔。亦一大禁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不必盡是酒客。此其脾胃素有

濕熱蘊蓄可知桂枝湯其甘足以釀濕其温足以助熱設誤服之而致吐其濕熱之積上攻肺中與表之邪風相得蒸鬱不解發爲肺癰咳吐膿血勢有必至者矣仲景因酒客復申其說如此

○麻黃湯證脈七條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足之太陽其脈上際巔頂而下連腰足而寒之爲氣足以外閉衛陽而內鬱營血故其爲病有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之證然

惟骨痛脈緊無汗。爲麻黃湯的證。其餘則太陽中風。亦得有之。學者若不以骨痛脈緊無汗爲主。而但拘頭痛發熱等證。必致發非所當發矣。雖本文不言脈緊。然可從無汗而推。猶太陽傷寒條。不言無汗。而以脈緊該之也。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箇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人之傷于寒也陽氣鬱而成熱皮膚閉而成實麻黃輕以去實辛以散寒溫以行陽杏仁佐麻黃達肺氣泄皮毛止喘急王好古謂其治衛實之藥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雖曰佐之實以監之耳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二條憑脈以言治而不及證且但舉浮與數而不言緊而云可與麻黃湯發汗殊爲未備然仲景自

有太陽傷寒條與麻黃湯證在學者當會通全書而求之不可拘於一文一字間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麻黃湯證也至八九日之久而不解表證仍在者仍宜以麻黃湯發之所謂治傷寒不可拘于日數但見表證脈浮者雖數日猶宜汗之是也乃服藥已病雖微除而其人發煩目瞑者衛中之邪得解而營中之熱未除

也。劫者。血爲熱搏。勢必成衄。衄則營中之熱亦除而病乃解。所以然者。陽氣太重。營衞俱實。故須汗血並出。而後邪氣乃解耳。陽氣陽中之邪氣也。鄭白雲云。麻黃湯主之五字。當在此。當發其汗下。是。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傷寒脈浮緊者。邪氣在表。法當汗解。而不發汗。則邪無從達泄。內搏于血。必致衄也。衄則其邪當去。而猶以麻黃湯主之者。此亦營衞並實。如上條所云。陽氣重之證。上條衞已解。而營未和。故雖已發

汗猶須得衄而解此條營雖通而衞尙塞故旣已自衄而仍與麻黃湯發汗而愈然必欲衄而血不流雖衄而熱不解者乃爲合法不然靡有不竭其陰者于是仲景復著奪血無汗之例曰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謂陽氣重者須汗血並出以泄其邪其稍輕者設得衄血邪必自解身雖無汗固不必更以麻黃湯發之也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傷病至十餘日之久脈浮不緊而細人不躁煩

而嗜臥。所謂緊去人安。其病爲已解也。下二段是就未解時說。謂脈浮細。不嗜臥。而胸滿脇痛者。邪已入少陽。爲未解也。則當與小柴胡湯。若脈但浮而不細。不嗜臥者。邪猶在太陽而未解也。仍當與麻黃湯。非外已解。而猶和之發之之謂也。

合病證治六條。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胸中爲陽之位。喘而胸滿者。病發於陽。而盛於陽也。邪在陽則可汗。在陰則可下。此以陽邪盛於陽

位故不可下之以虛其裏裏虛則邪且陷矣而宜麻黃湯汗之以疎其表表疎則邪自解矣合病者兩經同病邪氣盛者其傳必多甚則遍及三陽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傷寒之邪在上則爲喘滿入裏則爲下利兩陽合病邪氣盛大不特充斥于上抑且浸淫于裏故曰必自下利其不下利者則必上逆而嘔嘶而言之合病下利者裏氣得熱而下行也不下利但嘔者裏氣得熱而上行也夫邪盛于外而之內者仍當

先治其郊。葛根湯合用桂枝麻黃。而加葛根。所以解經中。兩陽相合之邪。其不下利。而但嘔者。則加半夏。以下逆適而葛根解外法所不易矣。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麻黃三兩去節湯炮去黃汁焙乾稱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葛根加半夏湯方。於葛根湯內。加半夏半升洗。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少陽居表裏之間。視陽明爲較深。其熱氣尤易內侵。是以太陽與少陽合病。亦自下利。而治法則不同矣。太陽陽明合病者。其邪近外。驅之使從外出爲易。太陽少陽合病者。其邪近裏。治之使從裏和爲易。故彼用葛根。而此與黃芩也。夫熱氣內淫。黃芩之苦。可以清之。腸胃得熱而不固。芍藥之酸。甘草之甘。可以固之。若嘔者。熱上逆也。故加半夏生

藍以散逆氣而黃芩之清裏亦法所不易矣。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於黃芩湯內。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餘依前法。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

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此條叔和隸陽明篇中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此條隸少陽篇中

三陽合病視諸合病邪氣爲較大矣而太陽之府膀胱陽明之府胃少陽之府膽熱邪盛滿自經入府故腹滿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皆爲裏爲熱之徵也夫裏而不表故不可汗汗之則津亡胃燥而譫語熱而不實復不可下下之則中傷氣竭而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何頂腹滿身重四句來謂有腹滿身重

等證而自汗出者則雖三陽合病而邪聚于陽明者較太少爲多故宜白虎湯清而解之若不自汗出者則太陽爲多白虎不可與矣脈浮大上關上者病盛於陽經故脈亦盛于陽位也但欲眠睡者熱勝而神昏也目合則汗者膽熱則液泄也此條蓋補上條之所未備而熱之聚於少陽者視太陽陽明較多矣設求治法豈白虎湯所能盡哉

白虎湯方

石膏一觔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右先煑石膏數十沸再投藥米米熟湯成溫服

辨傷寒受病陰陽不同一條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發于陽者七日愈發于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條特舉陽經陰經受邪之異而辨其病狀及其愈期發于陽者病在陽之經也以寒加陽陽氣被鬱故發熱而惡寒發於陰者病在陰之經也以陰加陰無陽可鬱故無熱而但惡寒耳夫陽受邪者必陽氣充而邪乃解陰受病者必陰氣盛而病始退七日為陽氣來復之日六日為陰氣盛滿之候

故其病當愈耳然六日七日亦是槩言陰陽病愈之法大都如此學者勿泥可也

太陽病愈時日及欲解之候與傳經之證六條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太陽病頭痛所謂病發於陽也法當七日愈云以上者該常與變而言之也行其經盡者邪行諸經盡而當解也設不解則將從太陽而復入陽明所謂作再經也故鍼足陽明以引邪外出邪出則經不傳而愈矣蓋傷寒之邪有在經在府在臟之異

行其經盡者邪行諸經而未入臟腑之謂而經脈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是以行陰極而復行陽者有之若入厥陰之臟則病深熱極而死耳其或幸而不死者則從臟出腑而愈未聞有作經再傳者也

此條諸註釋俱誤蓋於經腑臟未審耳

再按內經云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云云又云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云云蓋傷寒之邪有離太陽而入陽明者有遍傳諸經而猶未離太陽者此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正與內經之旨相合蓋六日邪徧六經至七日而太陽先受者當先解

耳則是所謂行其經盡者不但未入腑臟亦并未離太陽所以當有頭痛所謂作再經者七日不愈而欲至十四日也鍼足陽明者以其經多氣多血可以任受鍼石且離太陽未遠尤易逐邪外出耳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太陽經為諸陽之長巳午未時為陽中之陽太陽病解必從巳至未所謂陽受病者必陽氣充而邪乃解也與發于陽者七日愈同意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風家表解邪退而正安矣而猶不能霍然無患者

邪去未盡故也十二日經氣已周餘邪畢達故必自愈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邪氣欲解之候必先見之于證與脈若其人自煩而脈浮者知其邪必將從汗而解蓋自煩爲邪正相爭之候而脈浮爲邪氣外達之徵也設脈不浮而沉則雖煩豈能作汗即汗亦豈得解哉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寒氣外入先中皮膚太陽之經居三陽之表故受邪爲最先而邪有微甚證有緩急體有強弱病有傳與不傳之異邪微者不能撓乎正其脈多靜邪甚者得與正相爭其脈則數急其人則躁煩而頗欲吐蓋寒邪稍深即變而成熱胃氣惡邪則逆而欲吐也然邪既傳經則必遞見他經之證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受病之時而不見有身熱惡熱口苦咽乾目眩等證則邪氣止在太陽而不更傳陽明少陽可知仲景示人以推測病情之法如此

太陽權變法第二　計二十三條

不可發汗例十條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病寒之人非汗不解而亦有不可發汗者不可不審咽喉者諸陰之所集而乾燥則陰不足矣汗者出於陽而生于陰也故咽喉乾燥者雖有邪氣不可以溫藥發汗若強發之乾燥益甚爲咳爲咽痛爲吐膿血無所不至矣云不可發汗者謂本當汗而不可發之非本不當汗之證也此所謂之變也下文倣此

飲常器之云只禹餘糧一味火煅服亦可救禹餘糧體重可以去怯甘寒可以除熱又性濇主下焦前後諸病也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有寒裏有寒也裏有寒者雖有表邪必先溫裏而後攻表如後四逆湯之法乃不與溫裏而反發汗損傷陽氣胃中虛冷必吐蚘也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讝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形作傷寒其脈當弦緊而反弱爲病實而正虛也

脉弱爲陰不足而邪氣乘之生熱損陰則必發渴乃更以火劫汗兩熱相合胃中燥煩汗必不出而譫語立至矣若發熱脉浮則邪欲出表陰氣雖虛可解之使從汗而愈如下條桂枝二越婢一等法若脉不浮則邪熱內擾將救陰之不暇而可更攻其汗耶

脉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脉浮數者其病在表法當汗出而愈所謂脉浮數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巢氏云淋者腎虛而膀胱熱也更發其汗損傷臟陰增益腑熱則必便血如强發少陰汗而動其血之例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身疼痛表有邪也瘡家膿血流溢損傷陰氣雖有表邪不可發汗汗之血虛生風必發痙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額上陷脈緊急者額上兩旁之動脈陷伏不起或

緊急不柔也靈樞云兩跗之上脈陷豎者足陽明
陷謂陷伏豎謂緊急與此正相發明目直視不能
眴不得眠皆亡陰之證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陰亡者陽不守亡血復汗寒慄而振者陰氣先虛
而陽氣後竭也按瘡家衄家並屬亡血而此條復
出亡血家者該吐下跌仆金刃產後等證爲言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五液在心爲汗心液亡者心陽無附則恍惚心亂
心虛生熱下流所合則小便已陰疼禹餘糧丸方

者可發汗宜麻黄湯是也若下之邪入裏而身重氣內虚而心悸者表雖不解不可以藥發汗當俟其汗自出而邪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爲裏虚不足者更發汗則并虚其表裏無護衛而散亡隨之矣故必俟其表裏氣復津液通和而後汗出而愈豈可以藥强迫之哉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脈浮緊者寒邪在表于法當身疼痛而其治宜發汗假令尺中脈遲知其營虚而血不足則雖身疼

痛而不可發汗所以然者汗出于陽而生于陰營血不足而强發之汗必不出汗卽出而筋惕肉瞤散亡隨之矣可不慎哉

桂枝二越婢一湯脈證一條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無陽與亡陽不同亡陽者陽外亡而不守也其根在腎無陽者陽內竭而不用也其源在胃發熱惡寒熱多寒少病須得汗而解而脈微弱則陽無氣矣陽者津液之根猶水之氣也無氣則水不至無

陽則津不化而汗之源絕矣雖發之其可得乎故用桂枝二分生化陰陽越婢一分發散邪氣設緩小汗其邪必解乃傷寒發汗之變法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論見後

桂枝去皮 芍藥 甘草炙 麻黃去節各十八銖 生薑一兩三錢切 大棗四枚擘 石膏二十四銖碎綿裹

右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枝麻黃各半湯脈證一條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病在太陽至八九日之久而不傳他經其表邪本微可知不嘔清便欲自可則裏未受邪可知病如瘧狀非真是瘧亦非傳少陽也乃正氣內勝數與邪爭故也至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則邪氣不勝而將退舍矣更審其脈而參驗之若得微緩則

欲愈之象也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當與溫養如新加湯之例而發汗吐下均在所禁矣若面色反有熱色者邪氣欲從表出而不得小汗則邪無從出如面色緣緣正赤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之類也身癢者邪盛而攻走經絡則痛邪微而遊行皮膚則癢也夫既不得汗出則非桂枝所能解而邪氣又微亦非麻黃所可發故合兩方為一方變大制為小制桂枝亇以為汗液之地麻黃所以為發散之用且不使藥過病以傷其正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去皮　麻黃去節　甘草炙　芍藥　生薑

各一兩　大棗四枚　杏仁二十四箇湯浸去皮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合論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

二越婢一湯三方

按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三方並兩方合用乃古之所謂複方也細審其制桂枝麻黃各半湯助正之力侔于散邪桂枝二麻黃一湯則助正之力多而散邪之力少于

法爲較和矣其桂枝二越婢一湯本無熱邪所加石膏者以其人無陽津液不足不勝桂枝之任故加甘寒于內少變辛溫之性且滋津液之用而其方制之小示微發于不發之中則三方如一方也故桂枝湯不特發散邪氣亦能補助正氣以其方甘酸辛合用具生陽化陰之妙與麻黃合劑則能盡麻黃之力而并去其悍與石膏同用則能資石膏之益而不撓乎權是雖麻石並行而實以桂枝爲主蓋非滋養營衛則無以爲發汗散邪之地耳凡正氣不足邪氣亦微而仍須得汗而解者宜於

此三方取則爲後人不能盡桂枝之用而求之之人參歸地之屬立意則同而用藥懸殊矣

大青龍湯脈證二條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此治中風而表實者之法表實之人不易得邪設得之則不能泄衛氣而反以實陽氣陽氣既實表不得通閉熱于經則脈緊身痛不汗出而煩躁也是當以麻黄桂薑之屬以發汗而泄表實加石膏

以除裏熱而止煩躁非桂枝湯所得而治者矣蓋其病已非中風之常病則其法亦不得守桂枝之常法仲景特舉此者欲人知常知變不使拘中風之名而拘解肌之法也若脈微弱汗出惡風則表虛不實設與大青龍湯發越陽氣必致厥逆筋惕肉瞤甚則汗多而陽亡矣故曰此爲逆逆者虛以實治于理不順所以謂之逆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石膏如雞子大碎

生薑三兩切　杏仁四十箇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
多者温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
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按傷寒分立三綱桂枝主風傷衛麻黃主寒傷營
大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衛其說始于成氏許氏而
成于方氏喻氏以愚觀之桂枝主風傷衛則是麻
黃主寒傷營則非蓋有衛病而營不病者矣未有
營病而衛不病者也至於大青龍證其辨不在營

衛兩病而在煩躁一證其立大青之旨亦不在並用麻桂而在獨加石膏王文祿謂風寒並重閉熱于經故加石膏于發散藥中是也若不過風寒並發則麻黃桂枝已足勝其任矣何必更須石膏哉須知中風而或表實亦用麻黃傷寒而或表虛亦用桂枝其表不得泄而閉熱於中者尚用石膏其無熱者但用麻桂此仲景心法也豈新說而變舊章其于斯道不愈趨而愈遠哉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傷寒脉浮緩者脉緊去而成緩爲寒欲變熱之證經曰脉緩者多熱是也傷寒邪在表則身疼邪入裏則身重寒已變熱而脉緩經脉不爲拘急故身不疼而但重而其脉猶浮則邪氣在或進或退之時故身體有乍重乍輕之候也是以欲發其表則經已有熱欲清其熱則表猶不解而大青龍湯兼擅發表解熱之長者無少陰汗出厥逆等證者則必以此湯爲良矣不云主之而云發之者謂邪欲入裏而以藥發之使從表出也舊註謂傷寒見風故並用麻黃者非

小青龍湯脈證二條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表寒不解而心下有水飲飲寒相搏逆於肺胃之間爲乾嘔發熱而欬乃傷寒之兼證也夫飲之爲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或壅于上或積于中或滯於下各隨其所之而爲病而其治法雖各有加減要不出小青龍之一法麻黃桂枝散外入之寒邪半夏細辛乾薑消內積之寒飲芍藥五味監麻桂之性且使表裏之藥相就而不相格耳

小青龍湯方

麻黃 桂枝 芍藥 細辛 乾薑 炙甘草各
三兩 五味 半夏各半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說文云龍之為靈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或登于
天或入于川布雨之師亦行水之神也大青龍合
麻桂而加石膏能發邪氣除煩躁小青龍無石膏
有半夏乾薑芍藥細辛五味能散寒邪行水飲而
通謂之青龍者以其有發汗蠲飲之功如龍之布

兩而行水也夫熱閉於經而不用石膏汗為熱隔寒有能發之者乎飲伏於內而不用薑夏與飲摶寒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藥五味不特收逆氣而安肺氣抑以制麻桂薑辛之勢使不相犯而相就以成內外協濟之功耳

加減法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芫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

微利者水漬入胃也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故去麻黃之發表而加芫花之行水

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三兩

渴者津液不足故去半夏之辛燥而加括蔞之苦潤若飲結不布而渴者似宜仍以半夏流濕而潤燥也

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

噎者寒飲積中也附子溫能散寒辛能破飲故加之麻黃發陽氣增胃冷故去之

若小便不利小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

小便不利小腹滿水畜于下也故加茯苓以泄畜水不用麻黃恐其引氣上行致水不下也

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者水氣在肺故加杏仁下氣泄肺麻黃亦能治

喘而不用者惡其發氣也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內飲外寒相得不解氣變於肺爲欬而微喘發熱不渴如上條之證也是必以小青龍外解寒邪內消水飲爲主矣若服湯已渴者是寒外解而飲內行也故爲欲解小青龍湯主之六字當在發熱不渴下

或問水飲之證或渴或不渴云何曰水積于中故

不渴也其渴者水積一處而不得四布也然而不渴者常也其渴者變也服小青龍湯已而渴者乃寒去飲消之常道也

十棗湯證治一條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此外中風寒內有懸飲之證下利嘔逆飲之上攻而復下注也然必風邪已解而後可攻其飲若其人漐漐汗出而不惡寒爲表已解心下痞鞕滿引

脇下痛乾嘔短氣爲裏未和雖頭痛而發作有時知非風邪在經而是飲氣上攻也故宜十棗湯下氣逐飲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十枚

右三味等分各別擣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諸藥末强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按金匱云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吐引痛謂之懸飲

又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所以知其爲懸飲也懸飲非攻不去芫花甘遂大戟並逐飲之峻藥而欲攻其飲必顧其正大棗甘溫以益中氣使不受藥毒也

五苓散證治一條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太陽風邪至六七日之久而不解則風變熱而傳裏故煩而渴有表裏證卽身熱煩渴之謂渴欲飲水水氣不行而反上逆則吐名水逆者言因水氣

而逆非火逆氣逆之謂故當以五苓散辛甘淡藥
導水而泄熱也

五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朮各十八銖 桂枝半兩
澤瀉一兩六銖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
煖水汗出愈

表實裏虛四逆湯先救裏一條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
四逆湯

發熱身疼痛邪在表也而脈反沉則脈與病左矣不差者謂以汗藥發之而不差也以其裏氣虛寒無以爲發汗散邪之地故與四逆湯舍其表而救其裏如下利身疼痛之例也

四逆湯方

生附子一枚　乾薑一兩半　炙甘草二兩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陽微先汗陰微先下隨脈施治一條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

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脈陰陽俱停各陰陽諸脈兩相停勻而無偏勝也既無偏勝則必有相持不下之勢故必至於戰而汗出而後邪氣乃解振慄者陰陽相爭之候也但陽脈微者陽邪先衰故當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陰邪先衰故可下之而解所謂攻其堅而不入者攻其瑕而立破也然本論云尺中脈微者不可下此又云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蓋彼爲正虛而微此爲邪退而微也脈微則同而辨之於邪與正之

間亦未易言之矣調胃承氣乃下藥之最輕者以因勢利導故不敢大下而取緩行耳夫傷寒先汗後下者法之常也或先汗或先下隨脈轉移者法之變也設不知此而汗下妄施寧不爲逆耶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　炙甘草二兩　芒硝半觔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傷寒裏虛法先補裏二條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傷寒裏虛則悸邪擾則煩二三日悸而煩者正虛不足而邪欲入內也是不可攻其邪但與小建中湯温養中氣中氣立則邪自解即不解而攻取之法亦可因而施矣仲景御變之法如此誰謂傷寒非全書哉

小建中湯方

桂枝去皮 炙甘草 生薑各三兩 芍藥六兩 膠飴一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脉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脉結代者邪氣阻滯而營衛澁少也心動悸者神氣不振而都城震驚也是雖有邪氣而攻取之法無所施矣故宜人參薑桂以益衛氣膠麥麻地甘棗以益營氣營衛既充脉復神完而後從而取之則無有不服者矣此又擴建中之制爲陰陽並調之法如此今人治病不問虛實概與攻發豈知真氣不立病雖去亦必不生況病未必去耶

炙甘草湯方　一名復脉湯

甘草四兩炙　生薑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人參二兩　阿膠二兩　麥冬半升去心
生地一觔　麻仁半升　大棗三十枚
右九味以淸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
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結陰代陰脈法一條

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脈來緩時一止復

來者名曰結結者邪氣結滯而脈之行不利也又結與代相似而實不同結脈止而即還不失至數但少差遲耳代脈止而不還斷已復動有此絕而彼來代之意故名曰代而俱謂之陰者結代脈皆爲陰故謂之結陰代陰也凡病得此脈者攻之則邪未必去而正轉傷補之則正未得益而邪反滯故曰難治仲景因上條脈結代而詳言其狀如此

已上並太陽權變之法權變者謂有奸證而不得徑用汗藥也而其間或取小汗或待其自解或兼清熱或兼消飲或先救裏或建中氣或發

嘗衞種種不同世道日降人心不古凡所患病類多兼證學者於此等變法尤當着意故特類列於此凡五十三條

太陽斡旋法第三計三十一條

服桂枝湯後證治六條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太陽病與桂枝湯于法爲當矣乃初服之反加煩熱而不解者陽邪痺於陽而不去也風池風府陽維之會陽維者諸陽之所維刺之所以通陽痺痺

通然後與桂枝取汗則愈此仲景法中之法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湯

服桂枝湯汗雖大出而邪不去所謂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也若脉洪大則邪猶甚故宜更與桂枝取汗如前法者如啜熱稀粥温覆取汗之法也若其人病形如瘧而一日再發則正氣內勝邪氣欲退之徵設得汗出其邪必從表解然非重劑所可發者桂枝二麻黄一湯以助正而兼散邪而又約小其制乃太陽發汗之輕劑也

桂枝二麻黄一湯方 論見前

桂枝去皮一兩十七銖 大棗五枚擘 炙甘草

芍藥生薑各一兩六銖 麻黄十六銖去節

杏仁十六箇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服桂枝湯後大汗出脉洪大與上條同而大煩渴不解則其邪去表而之裏不在太陽之經而入陽

明之府矣陽明者兩陽之交而津液之府也邪氣入之足以增熱氣而耗津液是以大煩渴不解方用石膏辛甘大寒直清胃熱為君而以知母之鹹寒佐之人參甘草粳米之甘則以之救津液之虛抑以制石膏之悍也曰白虎者蓋取金氣徹熱之義云耳

白虎加人參湯方

人參三兩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石膏一觔碎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

日三服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湯主之

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汗邪在表也心下滿微痛飲在裏也此表間之邪與心下之飲相得不解是以發之而不從表出奪之而不從下出也夫表邪挾飲者不可攻表必治其飲而後表可解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术則不欲散邪於表而但逐飲于裏飲去則不特滿痛除而表邪無附亦自解矣

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术湯方

於桂枝湯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三兩餘依

前法煮服小便利即愈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脈浮自汗出微惡寒者雖傷於寒而表不實乃桂枝湯證也然小便數心煩脚攣急則陰虛而裏熱

矣是當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顧裏乃反與桂枝湯治表而遺裏宜其得之而便厥也咽中乾煩躁吐逆皆陰虛陽逆之象設非以溫藥徒攻其表何全此哉夫既陰虛于下而又陽逆於上則必先復陽氣而後復陰氣故作甘草乾薑湯甘辛復陽之劑陽復則厥愈而足溫矣更作芍藥甘草湯甘酸復陰之劑陰生則兩脚自伸矣陰陽既復而或胃氣有未和因而譫語者則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其胃胃和則譫語止矣蓋甘草乾薑固足以救逆陽之逆而亦能傷胃氣之和此鹹寒調胃之法不

得不斡旋于陰陽既復之後也若重發汗復加燒

鍼是逆而再逆其厥逆之象必有加于前而補救

之法必非甘草乾薑所能勝任者矣四逆湯甘辛

大熱乃克復陽氣之大藥也此條前後用藥温凉

補瀉絶不相謀而適以相濟非深造自得卓有成

見者烏能及此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　乾薑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四兩　甘草四兩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讝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之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讝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讝語故知病可愈

此即前條之意而設爲問答以明所以增劇及所以病愈之故然中間語意殊無倫次此殆後人之文耶昔人讀考工記謂不類於周官余於此條亦云成氏云陽旦桂枝湯別名

發汗後脈證治法十五條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發汗傷陽外風復襲汗遂不止活人所謂漏風是也夫陽者所以實腠理行津液運肢體者也今陽已虛不能護其外復不能行於裏則汗出小便難

而邪風之氣方外淫而汗溢則惡風四肢微急難
以屈伸是宜桂枝湯解散風邪兼和營衛加附子
補助陽氣并御虛風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于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破八
片炮去皮餘依前法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
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發汗後邪痺于外而營虛于內故身痛不除而脈
轉沉遲經曰其脈沉者營氣微也又曰遲者營氣
不足血少故也故以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以益

不足之血而散未盡之邪東垣云仲景於病人汗後身熱亡血脈沉遲者下利身涼脈微血虛者並加人參古人血脫者必益氣也然人參味甘氣溫溫固養氣甘亦實能生血汗下之後血氣虛衰者非此不爲功矣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心爲陽藏而汗爲心之液發汗過多心陽則傷其人叉手自冒心者裏虛欲爲外護也悸心動也欲得按者心中築築不寧欲得按而止之也是宜補

助心陽爲主桂枝甘草辛甘相合乃生陽化氣之
良劑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發汗過多有動腎中之陽者以陽爲汗之根而
腎爲陽之宅枝傷者其本必戕也有動心中之陽
者以汗爲心之液而心爲陽之藏液亡者氣必從
之也救腎陽者必以鹹温救心陽者必以甘辛鹹
性善下而温能返陽故四逆爲救腎之劑甘辛相

合而陽氣乃生故桂甘爲益心之法也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病人叉手自冒心者心陽內虛欲得外護如上條所云也耳聾者陽氣上虛陰反得而實之也師因叉手冒心而更試耳之聽否以求陽之虛實若耳聾無聞其爲過汗致虛當與溫養無疑臨病之工宜如是詳審耳許叔微曰傷寒耳聾發汗過多者正氣虛也邪不出者邪氣閉也虛之與閉治法懸

脉學者更宜詳審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發汗過多不能解太陽之邪而反動少陰之氣於是身仍發熱而悸眩瞤動等證作矣少陰之氣水氣也心屬火而水乘之故悸頭爲陽而陰加之故眩經脈綱維一身以行血氣故水入之則振振身動也擗猶據也眩動之極心體不安思欲據地以自固也此與陽虛外亡有別陽虛者但須四逆以復陽此兼水飲故必眞武以鎭水方用白术茯苓

之甘淡以培土而行水附子生薑之辛以復陽而散鬱芍藥之酸則入陰斂液使汎濫之水盡歸大壑而已耳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白朮二兩　生薑三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不足而腎氣乘之也奔豚腎之積發則從少腹上衝心胸如豕之突故名奔豚又腎爲水藏豚爲水畜腎氣上冲故名奔豚茯苓能泄水氣故以爲君桂枝能伐腎邪故以爲臣然欲治其水必防其土故取甘草大棗補益土氣爲使甘瀾水者揚之合輕使水氣去不益腎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觔　桂枝四兩　甘草三兩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脈數爲熱乃不能消穀而反吐者浮熱在上而虛冷在下也浮熱不能消穀爲虛冷之氣逼而上浮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曰客熱是雖脈數如熱而實爲胃中虛冷不可更以熱藥益其疾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發汗後表邪雖解而腹脹滿者汗多傷陽氣窒不行也是不可以徒補補之則氣愈窒亦不可以徑攻攻之則陽益傷故以人參甘草生薑助陽氣厚朴半夏行滯氣乃補洩兼行之法也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生薑半觔切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兩炙

人參一兩　厚朴半觔去皮炙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者非舊邪去而新邪復乘也餘邪未盡復集爲病如餘寇未盡復合爲亂耳脈浮數者邪氣在表之徵故可更發其汗以盡其邪但以已汗復汗故不宜麻黃之峻劑而宜桂枝之緩法此仲景隨時變易之妙也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附子甘草湯主之

發汗不解反加惡寒邪氣不從汗而出正氣反

因汗而虛也是不可更逐邪氣當先復其正氣是方芍藥之酸可以斂血附子之辛可以復氣甘草甘平不特安中補虛且與酸合而化陰與辛合而生陽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炙　附子一枚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汗出而惡寒者陽不足而為虛也芍藥甘草附子

湯治之是已汗出而不惡寒但熱者邪入裏而成實也然不可以峻攻但與調胃承氣湯和其胃氣而已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其邪不在肌膚而入肺中緣邪氣外閉之時肺中已自蘊熱發汗之後其邪不從汗而出之表者必從內而併於肺耳故以麻黃杏仁之辛而入肺者利肺氣散邪氣甘草之甘平石膏之甘辛而寒者益肺氣除熱氣而桂

枝不可更行矣蓋肺中之邪非麻黃杏仁不能發

而寒鬱之熱非石膏不能除甘草不特救肺氣之

困抑以緩石膏之悍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　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炙甘草二兩　石膏半觔碎綿裹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發汗之後肺氣必虛設飲水過多水氣從胃上射

肺中必喘或以水灌洗致汗水寒之氣從皮毛而內侵其所合亦喘成氏謂喘爲肺疾是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發汗後吐逆至水藥不得入口者必其人素有積飲乘汗藥升浮之性而上行也是當消飲下氣雖有表邪不可更發其汗設更發之重傷陽氣其飲之在中者不特上逆而仍吐嘔亦且下注而成泄利矣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病在太陽之時裏熱未甚水液尚通其外雖病而其內猶晏如也故不可多飲水設飲水多必停於心下爲悸所以然者裏無熱不能消水心屬火而畏水水多凌心故惕惕然跳動不寧也然使小便自利則停水自行雖悸猶當自愈若小便不利而少則水不下行積于膀胱必若裏急裏急者小便欲行而不能則小腹奔迫急痛也此以飲水所致此於汗下之過而非太陽本病故附於斡旋法下已上十五條並發汗後證而或傷衛陽或損營血或亡心陽或動腎水或傷胃陽及傷脾氣或邪仍

不解或解而轉屬陽明及傳膀胱或動飲氣或傷肺氣或入肺中其變種種不同其治因之各異學者諳練在心亦可以應變無窮矣

發汗吐下解後病脈證治三條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傷寒發汗或吐或下邪氣則解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胃氣弱而未和痰氣動而上逆也旋覆花醎溫行水下氣代赭石味苦質重能墜痰降氣半夏生薑辛溫人參大棗甘草甘溫合而用之所以

和胃氣而止虛逆也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三兩　人參二兩　炙甘草三兩

生薑五兩切　半夏半升洗　代赭石一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此傷寒邪解而飲發之證飲停於中則滿逆于上則氣冲而頭眩入於經則身振振而動搖金匱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其脈沉緊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是也發汗則動經者無邪可發而反動其經氣故與茯苓白朮以蠲飲氣桂枝甘草以生陽氣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　白朮　炙甘草各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陰陽自和者不偏於陰不偏於陽汗液自出便溺自調之謂汗吐下亡津液後邪氣既微正氣得守故必自愈

太陽傳本證治七條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傷寒之邪有離太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者有離

太陽之標而入太陽之本者發汗後汗出胃乾煩躁飲水者病去表而之裏爲陽明府熱證也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病去標而之本爲膀胱府熱證也在陽明者熱能消水與水即所以和胃在膀胱者水與熱結利水即所以去熱多服煖水汗出者以其脈浮而身有微熱故以此兼徹其表昔人謂五苓散爲表裏兩解之劑非以此耶

五苓散方　見權變法

按古法從經府言則太陽爲經而膀胱爲府從標本言則太陽爲標膀胱爲本病去太陽而之膀胱

所以謂之太陽傳本也然膀胱本病有水結血結之不同水結宜五苓散導水泄熱血結宜桃核承氣及抵當湯丸導血除熱與如下文

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多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太陽經病傳府久邪變熱之候故與五苓散導水泄熱王宇泰云太陽經也膀胱府也膀胱者溺主也故東垣以渴爲膀胱經本病然則治渴者當瀉膀胱之熱瀉膀胱之熱

者利小便而已矣然府病又有渴與不渴之異由府陽有盛與不足之故也渴者熱盛思水水與熱得故宜五苓散導水泄熱不渴者熱雖入裏不與水結則與茯苓甘草湯行陽化氣此膀胱熱盛熱微之辨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甘草一兩炙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

外不解者　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
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太陽之邪不從表出而內傳於府與血相搏名曰
畜血其人當如狂所謂畜血在下其人如狂是也
其證當下血血下則熱隨血出而愈所謂血病見
血自愈也如其不愈而少腹急結者必以法攻而
去之然其外證不解者則尚未可攻攻之恐血去
而邪復入裏也是必先解其外之邪而後攻其裏
之血所謂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
調其內也以下三條並太陽傳本熱邪入血血畜

下焦之證與太陽傳本熱與水結煩渴小便不利之證正相對照所謂熱邪傳本者有水結血結之不同也

桃核承氣湯方

桃核五十枚去皮尖　桂枝二兩去皮

芒硝二兩　甘草二兩炙　大黃四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五合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愚按此即調胃承氣湯加桃仁桂枝爲破瘀逐血

之劑緣此證熱與血結故以大黃之苦寒蕩實除
熱爲君芒硝之鹹寒入血耎堅爲臣桂枝之辛溫
桃仁之辛潤擅逐血散邪之長爲使甘草之甘緩
諸藥之勢俾去邪而不傷正爲佐也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
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
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
主之

此亦太陽熱結膀胱之證六七日表證仍在而脈
微沉者病未離太陽之經而已入太陽之府也反

不結胸其人發狂者熱不在上而在下也少腹鞕滿小便自利者不結於氣而結於血也下血則熱隨血去故愈所以然者太陽經也膀胱府也太陽之邪隨經入裏與血俱結於膀胱所謂經邪入府亦謂之傳本是也抵當湯中水蛭䖟蟲食血去瘀之力倍於芒硝而又無桂枝之甘辛甘草之甘緩視桃仁承氣湯爲較峻矣蓋血自下者其血易動故宜緩劑以去未盡之邪瘀熱在裏者其血難動故須峻藥以破固結之勢也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箇熬　䖟蟲三十箇熬去翅

大黃四兩酒浸　桃仁三十箇去皮尖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身黃脈沉結少腹鞕水病血病皆得有之但審其小便不利者知水與熱畜爲無血而有水五苓散證也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乃熱與血結爲無水而有血抵當湯證也設更與行水則非其治矣

仲景以太陽熱入膀胱有水結血結之分故反覆明辨如此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有熱身有熱也身有熱而少腹滿亦太陽熱邪傳本之證膀胱者水溺所由出其變爲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乃血瘀而非水結如上條抵當湯下之之例也云不可餘藥者謂非抵當丸不能以治之耳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箇　蝱蟲二十五箇　大黃三兩

桃仁二十箇去皮尖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愚按此條證治與前條大同而變湯爲丸未詳何謂嘗考其制抵當丸中水蛭蝱蟲減湯方三分之一而所服之數又居湯方十分之六是緩急之分不特在湯丸之故矣此其人必有不可不攻而又有不可峻攻之勢如身不發黃或脈不沉結之類仲景特未明言耳有志之士當不徒求之語言文字中也